

书评

《台湾东南亚研究新论：图象与路向》

杨昊、陈琮渊主编，《台湾东南亚研究新论：图象与路向》，台北：洪叶文化，2013。ISBN：978-986-6828-60-7

张应龙*

(ZHANG Ying-Long)

东南亚是亚洲一块多彩的土地，早期有过中国、印度、阿拉伯三大文明的交集，近代以来成为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平台，冷战时期又变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前沿，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腾飞的东南亚踌躇满志地举起“亚洲世纪”的大旗。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击中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软肋，“亚洲价值观”一下子呈断崖性塌方。历史的发展如此跳跃，一些研究热点便随着社会热点的消失而消失。当我们重新检视过去的研究热点时，心里不禁怀疑所谓的研究热点到底有多少价值意义？

台湾是研究东南亚问题的重镇之一。多年来，我经常在学术会议上见到台湾学者活跃的身影。几年前，我在广州参加一个研究生学术会议，会上来自台湾的研究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就是《台湾东南亚研究新论》主编陈琮渊博士。

《台湾东南亚研究新论》（以下简称《新论》）是台湾一群青年学者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据编者所言，该书是2010年开始酝酿，经过同仁之间多次切磋和师长提点批评，方才杀青。编者希望借此探索东南亚研究的知识关怀与方法问题，着重思考“以什么‘方法’从事东南亚研究？‘理论/经验’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是否采取‘在地’观点？”，通过这些思考，最终“以台湾为东南亚研究的重要参照及操作基地，来思考现阶段的台湾研究社群有什么优势及不足（图像）？有利于哪些研究版图的开拓（路向）？对东南亚研究做出什么贡献？”根据这个思路，《新论》全书由四个部分组成，1.总论（东南亚研究在台湾：汇流、继受与创新），2.东南亚论述的跨域探索，3.再现图像：研究视野与田野经验的反思，4.展望路向：全球化时代的在地知识建构。《新论》编者在总论中简要回顾了台湾东南亚研究的历史进程，并以台湾硕博士论文为例分析台湾东南亚研究的内容和特点，最后提出未来台湾东南亚研究的图像与路向，并特别说明该书的“创新”是指“作者群由继受迈向创新的一个尝试与一份记录，”不是推倒重来。

* 张应龙教授 中国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电邮位址：tzhangyl@jnu.edu.cn

《新论》非常注重知识论——方法论连结的研究，多位作者探讨这个问题，并以自己的研究经验提出问题的答案。邱炫元检视东南亚研究中的三个主要视点，认为台湾学者从事东南亚研究有其优缺点，台湾学者需要采取爬梳档案史料与田野调查“齐头并进”，才能取得新的突破。陈琮渊通过梳理台湾的东南亚华人研究脉络，指出当前的困境在于“欲超越既有成果提出新见解，但又习于仰赖既成理论概念及研究方法”。台湾的东南亚华人研究除了继承传统外，应向“我提出你没有思考过的观点”方面努力。杨昊以本人在泰柬边境调查研究的经验，分析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不足和弊端，他以泰柬边境神庙的冲突为例，指出边境冲突不仅仅涉及国家层面的利益，还涉及边境的地方利益。认为研究国际关系不应只是着重“关系导向”的国际形势与政策分析，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区域研究应该重新思考建立一套“研究的技艺”，结合在地知识，重视理论的传承和创新。陈尚懋以“我的泰国研究对政治学的贡献何在？”讨论当前学术研究中的学术评鉴问题。他指出社会科学的标准必须有理论的结构才能算其研究有贡献，但区域研究则认同研究知识的收集、分析与积累为贡献。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有理论建构，对事实进行符合客观的研究和分析也属于学术贡献，关键在于该研究是否“更进一步”。

《新论》始终主张“在地性”研究对东南亚研究的重要性。反对照搬西方的理论，然后用二手的资讯来论证西方理论正确性的研究模式。游雅雯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潘婉明的马共历史研究、陈丁辉的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研究、梁志辉的马来半岛原始马来人研究等都是走进田野进行“在地”研究的成果。研究者通过田野研究获得许多以前没有的知识，修正了以前一些模糊认识，对原来的一些理论知识产生质疑和反思，通过在地研究不但在理论上有了更多的思考，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成熟了。《新论》的作者基本上都认为在地研究的重要性和多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强烈希望能够在吸收现有理论成果之上创造新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技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因此我们非常期待他们的新成果早日问世。

《新论》收录了几篇政策实证研究成果，这是《新论》的亮点之一。这些研究成果显示出参与式的研究与书斋式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但由于现行台湾学术评鉴制度的影响，诚如作者所言，这类研究的成就不太容易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其实，这类研究更加贴近实际，更具有可操作性。相反，一些在书斋中完成的应用性研究，由于研究者没有掌握实际情形，所提出的观点和对策往往隔靴搔痒，没有可行性，其价值赖于“点数”，其意义不外乎是“发表”罢了。

读了《新论》之后，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可以再稍微讨论一下。一是东南亚研究应该研究什么？其实，东南亚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举凡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宗教、对外关系等等都是研究的内容，并不存在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重要的问题，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只要别人没有关注或者关注不够的课题都是值得研究的。

二是我们应该选择什么课题进行研究？考量的结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从“经世致用”的角度选择，一种是从“个人兴趣”的角度选择。一般而言，“经世致用”的课题能得到社会的关注，从中也能获取更多的资源，而“个人兴趣”的研究，则只能“宁静致远”了。那么，我们选题时是否要追随“研究的热点？”应该说，不同领

域的研究者对其“研究热点”有自己的见解，而不同时期同一领域的“研究热点”也有很大的差别。“研究热点”的形成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时代的需求，二是学者的提倡。虽然大家都说学术要自由，切忌功利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学术研究难以摆脱行政的引导。个人的研究兴趣不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不难辨认，某些问题研究热潮的兴起背后往往藏有政治的影响力。

三是如何处理单学科研究和多学科研究的关系？多学科研究是多年来学界反复主张和强调的问题，多学科研究有时似乎是学科研究获得突破的救星。问题是如何进行多学科研究？是一个人一个问题运用多学科技艺进行研究？还是多个学科的人进行同类问题的研究？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般的学者要运用多学科研究某一个问题，其实是很困难的，从更严谨的角度说，专业问题应该有专业人士解说，不能插几张图表就叫社会学研究，做几个访谈就叫人类学研究。如果同一问题有多个学科的学者参与其中，那么其研究成果在各个不同专业的学者之间要有很好的沟通和切磋。当前，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精细，一下子难以统合起来。回过头来看，学科的建设轨迹大致类似《三国演义》讲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学科划分得精细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但也容易变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能够聚焦某个课题，然后组织不同学科的人一起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那将更加具有吸引力。

从《新论》整本书的内容看，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依然是东南亚研究的中心，马来西亚有四篇，新加坡有两篇。缅甸、柬埔寨、老挝、菲律宾、文莱五国没有论文涉及。从东南亚研究的全面性来说，这几个国家的研究理应得到填补和加强。我们期待下一本“新论”能有这些国家的研究成果出来。